

工农兵创作丛书

庙会花开千里香

水文祥等著



工农兵创作丛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工农兵创作丛书(14)

庙会花开千里香

水文祥等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中和印刷局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0210

开本 787×1092 耗1/36 印张 1 7/18 字数 25,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500 定价(5) 0.11元

目 次

歌謠四首	李根宝(1)
李福祥	胡克明(3)
大巷里那个老伙計	楊应彰(5)
我們双手把春造	陈汝瑗(7)
一首好詩	雷 霆(8)
包文祥师傅	仇学宝(10)
傍晚来客	韓忆萍(12)
老树开花	奚复兴(14)
庙会开花千里香	水文祥(16)
識字崗	白 戈(18)
我們橡胶工人	沈国梁(20)
露天矿	高一波(23)
摸摸报纸心里甜	徐 健(26)
变电工人的歌	李 福(27)
老表和新发条	郑成义(29)
大柱	郑成义(31)
阿三师傅	陈起坤(33)

今天“小工”能做到	于 兰(34)
气割刀	藍冬章(35)
青虛山新歌謠	安永华(36)
歌唱黃浦江	李成荣(40)
矿工·詩人	饒克誥(41)
遙遙万里看見領袖笑	張永善(49)
車床之歌	王俊山(44)
老厂长	馬靠山(45)

歌 謠 四 首

国棉十九厂工人 李 根 宝

香 飄 外 洋

噴香花布到南洋，
中华国貨万里香，
外国姑娘搶購買，
夺取天工做春装。

祖 国 驕 子

东海艦队好儿郎，
武艺超群誰敢当：
下海能攀龙头角，
上岸能造鋼鐵厂。

科 学 栽 培

科学技术在农家，
茄子姑娘嫁番茄，

生出娃娃大如斗，
毛竹搭起秋千架。

一 月 前 后

休养一月后进紡紗車間，
回来时站在車头两眼直翻：
找不到我用慣了的工具——
扫帚、芭蕉扇、长竹竿……。

那个吸尘机的脖子伸高几丈，
把天窗舔得明明亮亮；
这个不知名的拖地风扇，
把地板扫得干干净净。

难道叫我这个清洁工，
也去掌握新創造的机器？！
人們笑着說：“干吧，老同志，
咱們已开始了技术革命！”

李 福 祥

上海鍋爐厂 胡 克 明

鍋爐厂,李福祥,
整天工作鉗床旁,
年紀青青个子小,
掌握机器是巨匠。
只要机床一撥动,
渾身是勁有力量,
沒有工人来駕馭,
机床再大屁用場!?

李福祥,干劲大,
技术革新有胆量,
“无空攻絲”他創造,
“高速鉗空”有名望,
一下提高五十倍,
跃进指标日日上,
保管不用十五年,

活活气死英国佬。

李福祥，爭上游，
困难見他就低头，
多大难事交他做，
保証实现不用愁，
革新技术三十种，
跑在時間最前头，
电鈕一开手撥动，
鉗鋼就象鉗豆腐。

大巷里那个老伙計

山东田屯煤矿 楊 应 彰

嘚……吁——

快馬蹂躪，

轟隆一陣，

貨物裝起。

大巷里那个老伙計！

上哪去？

打的啥馬走啥路？

馱的啥貨趕啥集？

鋼鞍銅鐙，

渾鉄追風駒，

兩頭見太陽，

要跑三百七^①。

① 井下推車工在大躍進中最高紀錄達到八小時推煤車一百二十多里。

若問馱的貨，
嘿嘿！啥也不能比，
矿石化鉄水，
鉄水捏糖稀。

走的上井路，
迈的登天梯，
条条都是上坡路，
去赶社会主义集。

順着手儿望，
一路把井上，
阳关大道走中央，
越走越亮堂。

快人，快馬，
一路鞭来催，
揮汗如飞跟党走，
明年撇下英国牛。

我們双手把春造 (外一首)*

北大荒虎林农場 陈 汝 瑗

荒草不綠秧苗綠，
北国荒原种水稻；
布谷未叫春早到，
秧苗长出一寸高。
冰冻封鎖三尺寒，
我們双手把春造。
滾滾白銀滿山弯，
滩滩都成黄金畝。

耕 田

牛踏田水空空响，
一片黄金在蕩漾。
烏鴉犁前犁后站，
对着牛儿叫嚷嚷。
烏鴉烏鴉你別嚷，
拖拉机来吓破你的胆！

一首好詩

——給本厂一位老工人

上海中国葯物厂工人 雷 霆

解放前你沒有拿过笔杆，
拿着扫帚、杠棒度过半生，
为老板扫除嘔吐出来的腥秽，
为老板扛着沉甸甸的銀箱。

解放后的头几年里，
你也懶得不肯拿起笔杆，
推托說如今只要熟悉手艺，
拿什么笔杆，机器撥动就会轉。

几十年来你从未拿过笔杆，
总路綫宣傳中你却拿笔写詩，
人們不譏笑你歪斜的字形，
却从你豪迈的詩句里受到鼓舞：

“……技术革新又革新，
生产跃进再跃进；
光芒万丈总路线，
惊天动地看我们。……”

总路线的灯塔照耀着一切工作，
六亿人民创造着大跃进的奇迹。
文盲写诗本身就是一首好诗，
美丽的诗篇千首万首抒写不尽……

包文祥師傅

上海電話工人 仇學寶

我按照工会主席的指示，
打電話通知每一個組長：
我們要推選一位老工人，
去會見總理周恩來。

這個令人興奮的喜訊，
象春風吹拂每個人的心坎，
我守候在電話機旁，
期待着各班組的回電。

電話鈴声响了，我聽見
東郊工地的全體工人在講話：
“我們推選包文祥師傅，
向親愛的總理問安！”……

電話鈴声响了，我聽見

南郊工地上的全体工人講話：

“包師傅是總理的老戰友，
他的血曾洒在寶山路上”……

電話鈴声响了，我聽見

西郊工地的全体工人在講話：

“我們高举雙手，
推舉咱們勤勞的包班長”……

電話鈴声响了，我聽見

北郊工地的全体工人在講話：

“請包師傅向總理匯報，
我們超額三倍完成計劃”……

電話鈴声不斷的响着，

我的心在劇烈的跳着，

每一次鈴声都是一個回答：

“我們推選包文祥！”

傍晚来客

北京国棉第一厂 韓 忆 萍

小孙女点亮了油灯，
风雨仍摇着窗外的槐树，
避雨的测量员坚决要走，
却被老奶奶留住。

测量员讲着故事，
故事象夜天宝蓝的星，
小孙女轻倚在奶奶的怀里，
一声不响仔细地听：

“这是总路线带来幸福，
这个村就要盖工厂，
今天我们已量好地势，
五万纱锭要代替纺车的声响……”

雨住，客人匆匆辞去。